

五代史伶官传序

欧阳修

呜呼！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！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，与其所以失之者，可以知之矣。

世言晋王之将终也，以三矢^{shǐ}赐庄宗而告之曰：“梁，吾仇也；燕王吾所立，契丹与吾约为兄弟，而皆背晋以归梁。此三者，吾遗恨也。与尔三矢，尔其无忘乃父之志！”庄宗受而藏之于庙。其后用兵，则遣从事以一少牢^{shào}告庙，请其矢，盛^{chéng}以锦囊，负而前驱，及凯旋而纳之。

方其^{xì}系燕父子以组，函梁君臣之首，入于太庙，还矢先王，而告以成功，其意气之盛，可谓壮哉！及仇讎^{chóu}已灭，天下已定，一夫夜呼，乱者四应，仓皇东出，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，君臣相顾，不知所归，至于誓天断发，泣下沾襟，何其衰也！岂得之难而失之易^{yù}欤？抑本其成败之迹，而皆自于人欤？《书》曰：“满招损，谦得益。”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，自然之理也。

故方其盛也，举天下之豪杰，莫能与之争；及其衰也，数十伶人困之，而身死国灭，为^{wèi}天下笑。夫祸患常积于忽微^{fú}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^{nì}，岂独伶人也哉？

【参考译文】

《五代史·伶官传》的序

唉！（国家）盛衰（兴亡）的道理，虽说是天命，难道不是（由于）人的作为吗！推究（后唐）庄宗取得天下与失去天下的（根本）原因，就可以知道了。

世人传说晋王李克用临死时，把三支箭赐给庄宗，告诉他说：“梁王（朱温）是我的仇敌；燕王是我立他为王的，契丹与我订立盟约结为兄弟，可是（他们都背叛我归顺了梁。这三个人是我到死还感到悔恨的事情。给你三支箭，你可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愿！”庄宗领了（箭），将其收藏在祖庙中。其后（庄宗）出兵的时候，便派属官用羊、猪各一头祭告祖庙，（恭敬地）取出他父亲留下的箭，用锦囊装着，背着在军前开路，等得胜归来时再把箭收藏（在祖庙里）。

当庄宗用绳索捆绑着大燕皇帝父子，用木匣子装着后梁皇帝、大臣的头，进入祖庙，把箭交还到先王的灵位前，（向先王）禀告成功的时候，他意骄气盛，可以说豪壮极了！等到仇人已经消灭，天下已经平定，一人夜里呼喊，作乱的人四方响应，（他）匆忙往东逃，还没见到乱贼，手下的士卒就溃散了，君臣面面相觑，不知道到哪里去，最后（剩下的那些将领）只落得截断头发，（对）天发誓（愿以死相报），（大家的）泪水浸湿了衣襟，又是多么衰败啊！难道是取得天下难，而失去天下容易吗？或者探究他成功与失败的原因，都出自人的原因吗？

《尚书》上说：“骄傲自满会招来损害，谦虚谨慎能得到益处。”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，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，（这）是自然的道理啊。

因此当庄宗强盛时，全天下的豪杰，没有谁能与他相争；到他衰败时，几十个伶人把他困住，（落得个）身死国灭，被天下人耻笑。（人生的）祸患常常在极小的事上积累而成，而智勇之人往往被（自己）溺爱的人或物困住，难道只有伶人（才如此）吗？